

浮生若夢

作為一名傑出的演員，我明白我所演繹的，是什麼。

一顰，一笑，嘴角勾起；一悲，一淚，水眸盈盈，螢幕前，我是千嬌百媚的妖精，似乎什麼角色，在我的詮釋下，又是另一個鮮活的個體，導演曾說我是個不折不扣的「戲精」，彷彿，我天生就該在這個圈子揮灑生命。演，是我終期不斷的生活；戲，人生就是場慢慢而終的散戲。

一如往常地坐在休息室準備出場，捲了又捲的頭髮，同樣的化妝品，卻是日復一新的妝容，耳朵上、脖子上，甚至是手上的累贅，不斷刺激著我，又是新的一天，還有那緊身的令我反胃的衣著。十五歲出道，十八歲成名，二十一歲獲獎，在我現今三十五歲的人生，就是一齣齣完結又開始的戲劇，閉上眼，那些情節便在腦海裡，繪聲繪影地上映，想忽略都有些困難，畢竟，一幕幕都費盡心思，嘔心瀝血。睜開雙眼，鏡子前，濃妝仍掩蓋不住血絲的雙眼，十幾二十的青春姿態，早已葬送在鏡頭前，正當我想正視眼前的女人時，打破一切空想。此時的鏡子似乎在不為人知的角度，出現了一絲裂痕。

今天，是電影的殺青宴，所有人員都到了場，盛大的記者會，閃爍不停的鎂光燈，踩在飯店的紅毯上，與我的一身寶藍似乎成了對比，鏡頭下，我永遠都要是那個，全場的焦點。

「對於這次的電影拍攝，您有什麼想和大家說的嗎？」

「據說您在電影中挑戰得了精神病的女醫生，其中您認為印象最深刻的是什麼？」

「請問您與新人男主角的緋聞是真的嗎？」

「有民眾跟週刊爆料你們晚上一起回到他位於信義區的住處是真的嗎？你們同居了嗎？」

紛紛擾擾的是非，吵雜的問話聲，似是我不回答就絕不放我走一樣，然而，是非在這些人的眼裡真的重要嗎？算了，對於種種，我早已習慣微笑以對。或許又有那麼幾次的無法忍受，我也只是皺眉帶過，公眾人物，再累又如何？再苦的水該和誰吐？然而我也從未提起，鎂光燈下，我只能是燦爛、耀眼，而鮮明美好。此時的鏡頭似乎有些裂痕，許是我眼花了吧！這種光明，怎會破滅呢？

記者會上，有人道恭喜，有人幾杯黃湯下肚就茫了，有人忙著下一場戲的邀約，散戲了，在劇裡的革命情感也隨著戲散了，時間的流逝，將成過眼雲煙，走過二十年怎不知道，光鮮亮麗的糖衣底下背後又是怎麼陰冷黑暗，沒人拆穿就不會有人多說什麼，這個圈子如同個大熔爐，獨善其身已經是最好的狀態。也不知道為什麼，殺青了這部戲，感覺「面具」這東西已經漸漸戴不上了……然而，縱使生存的圈子紛亂，但我仍無法離開，因為那鎂光燈的閃光，是照亮我唯一的亮，如同吸血鬼的嗜血，我，則是想獨獨吞噬那些光。

幾番折騰，回到家時，我早就累得神智不清，酒精摧殘之下，空洞的房間，迴盪著的，是連自己都有些畏懼的笑，戲裡的我是這樣笑嗎？女醫師在殺完人之後蒼白而佈滿血絲的面容，是鏡子裡的我嗎？呵呵，呵呵呵，鮮紅的液體自我手腕流出，青色的血管在白皙的手腕上令人森森發寒，閃亮的，是鏡子碎片。

「聽說，最底房間的那位又出事了啊！」

「是啊，可真令人頭疼，還好是及時發現……」

「據說，她以前是知名的一線演員呢！後來得了精神病瘋瘋癲癲的，昨晚還發了瘋似的笑著，巡邏的護士打開房間一看，那滿滿的血呵……」

「你們知道嗎，之前我聽護士長說她好像住在這裡十二年了啊...根本看不出來她的實際年齡啊，似乎是完全不會老一樣。」

人們的話語，似遠而近，如塵揚起，如風散去，說誰呢？我不在意，眼前飄落一片枯葉，啊，是秋天了，今天，又開始了。